

谈读尼采(一封信)* (1939)

冯至

××:

你因为学医已经读了几年德文。你正在青年,你内心的发展使你对于只读德文的解剖学课本,渐渐开始读一些德国文学和哲学的书。你读过海涅和叔本华。关于海涅,我曾经劝你还是少读为佳;海涅的诗,几乎每个学了一年德文的人都能读懂,但是除却几首很纯净的情诗外,大都是些油滑的腔调,使青年读者只随着那单调的韵律沉浮,不想对于感情作更深的试探,同时他阻拦着我们向歌德和荷尔特林(那两个德国最崇高的诗人)的路。叔本华的散文,流利通畅,浅显易懂,读着的确是一种享受,可以读,可以常常读它,要把它当作美丽的散文,千万不要以为是在读德国的哲学,理由讲起来话长,将来遇机会时再详谈吧。——最近你来信说,怀着无限的热情在读尼采,时时刻刻都离不开他。我听了,我为你欢喜,又为你担心:欢喜的是你能够把海涅和叔本华放在一边,而和这近百年来德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接近,我们只要翻开他的任何一部著作,便会感到一种新的刺激,新的启发,新的战栗。这种刺激、启发、战栗,在我们有史以来,算起来,并没有多少次。担心的是,怕你把尼采当作教主,看成先知,将

* 原载1939年《今日评论》1卷7期。

他所说的话记在日记簿上作为你思想上的根据,那你就将要永久迷惑,找不到出路。

近几十年,在德国被人引用最多而最滥的,莫过于尼采了。他的话出现于各党各派所著的书上,被人用为书前的题词,被人作为行文的引证。在社会主义者的宣传册上,法西斯党人的演说词中,在无神论者和天主教学者的论文里,都能发现尼采的话。他的全集几乎成了格言宝库,尽量供给各党各派的掠夺。尼采自己也说过:“最坏的读者像是掠人财物的兵:他们拿去一些他们所能用的,污毁了、搅乱了那些剩余的,冒渎了整体。”而偏偏是尼采遭遇这样的“兵士”最多。至于这种遭遇的原因,就是他著作中充满了相反的意见。因此一部分被人“拿去”,一部分被人“污毁”,而整个的尼采遭了“冒渎”。当你想引证尼采的一句话时,你就要提防在他另一部或另一页的书上有一句意义相反的话在等待你的反对者来引用。——所以我们读完一段,不管它那有力量的文字是怎样感动我们,千万不要立刻就把它当作真理。最好是把他对于某一问题所发表的意见,聚集起,把不同的来比较,追溯这些意见不同的原因,同时不要忘却整体。尼采曾经受过严格的 Philologie 的训练,他这样赞美 Philologie:“它教给我们读书,那就是慢慢地,深深地,瞻前顾后,怀着沉思,打开坦荡的门,用精细的手指和眼去读。”我们读尼采正应当这样读,不要把他的著作任意割裂。

再进一步,尼采不希望读者成为他的信徒。凡是先知先觉,都是教大众信仰他。如果尼采也是先知,那么他只让大家信仰一句话:认识自己的路。他说:“你只要忠实地跟随你自己吧:——那你就是随从我了。”“这就是我的路——那里是你们的呢?——我这样回答那些向我问路的人。”他不但让我们走我们自己的路,而且教我们在读尼采的时候处处要防备他:“我要唤起对我最深的猜疑。”“一个大师的天职是要让他的学生防备他自己。”尼采觉得一切意见,一切真实,都要自己亲身体会,亲手去取,绝不是一件物品或是一种技术似地可以互相传授。尼采不要求信徒,他最怕有一天被人称为圣者。——

你一定要问,在苏鲁支的口调里不是充满了说教的语气,而苏鲁支不也是披着教主的衣裳出现吗?——但是我们要认清:苏鲁支并不是尼采,尼采只不过是写苏鲁支的人。

上边两点是一般尼采读者最容易犯的毛病。但是我们应当取什么态度呢?我们要了解他的书,不能不顾及他的生活。他的生活是怎样呢?没有家,没有职业,没有团体,只是在瑞士的山上,意大利的海滨,从这里迁到那里,从那里迁到这里,他是一个永久的漫游人,在人生万象中他是一个旁观者:人类的问题几乎没有一件不映入他明朗的眼中。他常常患病,病使他的思考深沉。他对于人生下犀利的批评,有独到的解释。在这不断的批评、不断的解释中,他分析支配欧洲文化有十几世纪之久的基督教是奴隶道德的产品,认为自从欧洲中古直到十九世纪中叶许多哲学家所创造的哲学系统只是对于现实的规避(关于哲学系统,那位和尼采很相似,比他早生半个世纪的丹麦的思想家 Kierkegaard 说过这样有意味的话:创造系统的哲学家好像是一个人建筑了华丽的宫殿,自己却只能住在旁边的木板房里)。他面前的世界是隐蔽在道德、宗教、种种传统的面具下活动,而这些面具都是空虚。无怪他立在高山上,俯视尘寰,想到他所处的时代,有置身废墟之感!所以他在他的自传中,一再致意,说他是 Dekadeng 时代里产生的儿子,可是这个儿子渴望新生,正如人在病中渴望健康一样。他在病里观察,健康却是一个远方的憧憬:什么“超人”呀,“向力的意志”呀,便在他的憧憬中闪烁着。

他对于人生的一切批评和解释是从什么地方出发呢?当尼采把许多道德观念重新估量而加以否定时,他却认定一种道德基本是确凿不可移的:正直(Redlichkeit)。在他看来,我们只需要纯洁,不管是哲人也好,或是一个舞台上的小丑也好。这种对于纯洁的需求,便是尼采所谓的正直。只有心怀正直的人,才能放开眼光,广看万象,而万象也赤裸地映入他的眼中。他说,“不是在你们的眼停止认识的地方,却是在你们的正直停止的地方,你们的眼才毫无所见。”可是这种对于纯洁的需求,在人生中不但被虚伪所骗,并且也常常被“善”所

蒙;我们应该立在善恶的彼岸,养成能以感受这个字的力量,然后方可以渐渐和尼采接近。

另一方面,我们要忌讳执着,我们知道尼采在希腊文化里发现了 Dionysos 的精神,而为舞蹈唱过赞歌。舞蹈在他是一个比喻,比喻我们流动的人生。安息或停滞的地方,便是虚无,枯僵;人们时时要努力从虚无或枯僵里跳出来。人生如此;他的书,也无处不在流动:我们读它,像是置身于春夏之交的时候,那无常的风雨,冷暖的变化,使我们无时不有新的感受;又像是投影于一条涓涓不断的河流,我们的影子和我们的周围随着水纹波动……

我们去随着他想,随着他动,但是不要模仿他。

再用一个比喻来说,尼采是一片奇异的“山水”,一夜的风雨,启发我们,警醒我们,而不是一条道路引我们到一座圣地。

到这里,这封信可以结束了。信里的话,多半是我初读尼采时所走过的歧途,写给你供你参考。